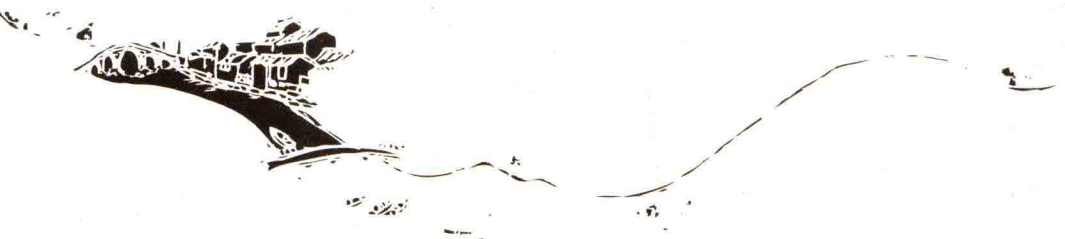


【苏联】
帕斯捷尔纳克
著
苏云
译

Б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

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

日瓦戈医生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Б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

日瓦戈医生

【苏联】帕斯捷尔纳克 著
苏 云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瓦戈医生 / (苏) 帕斯捷尔纳克著; 苏云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6
ISBN 978-7-5596-0264-0

I. ①日… II. ①帕… ②苏…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2350号

日瓦戈医生

作者: (苏) 帕斯捷尔纳克

译者: 苏云

选题策划: 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徐樟 徐秀琴

特约编辑: 周正朗

封面设计: **Metiz** 灵动视线

版式设计: 文明娟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520千字 960毫米×640毫米 1/16 印张35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0264-0

定价: 46.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5376701

目 录

第一章	五点的快车·····	1
第二章	来自其他圈子的姑娘·····	18
第三章	斯温季斯基家的圣诞晚会·····	61
第四章	不可避免的事情已经成熟了·····	90
第五章	和旧时代说再见·····	132
第六章	莫斯科露营地·····	168
第七章	途中·····	211
第八章	抵达目的地·····	256
第九章	定居瓦列津诺·····	279
第十章	前路漫漫·····	309
第十一章	丛林战士·····	330
第十二章	甜美的花楸果·····	352
第十三章	有雕像的房子对面·····	375
第十四章	重回瓦列津诺·····	417
第十五章	大结局·····	463
第十六章	尾声·····	500
第十七章	尤利·日瓦戈的诗·····	514



扫码分享电子版

第一章 五点的快车

他们一边唱着《永不忘记》，一边迈着步伐，不停地迈着。歌声停了下来，可他们的脚步、马蹄以及微风好像代替了他们，继续唱着哀悼的歌曲。人们给送葬的队伍让路，在一旁画着十字，数着花圈。有些人好奇，加入队伍中打听消息，问道：“这是给谁送葬啊？”有人回答说：“日瓦戈。”“是他啊！那我清楚了。”“死的人是他的女人，不是他。”“不都一样吗？这都是命运的安排。话说这丧礼办得真体面。”

最后，剩下的这点儿时间也流逝了，一点儿挽回的可能都没有。神甫一面念着“上帝的土地与意志，茫茫宇宙与天地生灵”，一面画着十字，将一小把土撒在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遗体上。《义人之灵》的歌声响起，人们忙了起来，将棺材的盖合上，钉好，之后将棺材放进墓穴。四把铁锹以极快的速度铲着泥土，在铁锹的努力下，泥土像雨点一样落入墓坑。一个土丘出现在坟墓的上方。一个十岁的男孩走了上去。

人们常常在隆重的葬礼快要结束的时候，产生一种迟钝和迷蒙的感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觉得这个孩子好像有几句话想在母亲的墓前说。

男孩抬起头，从高处往荒凉的原野和修道院上方扫了一眼，眼里看起来一点儿精神都没有。他将脖子伸得直直的，那长着挺拔鼻子的脸变得很难看。若是一头小狼这么仰着头，就意味着它马上要嚎叫了，这个所有人都知道。男孩用双手捂住脸，开始大哭起来。一片乌云夹着大雨迎面飞来，冰冷的雨滴像一条湿溜溜的鞭子，打在他的手上和脸上。一个男人走到坟前，他穿着黑色的衣服，窄袖口上镶了一圈褶儿。这个人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维捷尼亚平，他是死者的兄弟，是这个正在

痛哭的孩子的舅舅，一个自愿还俗的神甫。他走到孩子面前，将孩子带出了墓地。

二

他们在修道院的一间内室度过了一晚。能给他们腾出这么一间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尼古拉以前的关系。明天就是圣母节了，这个孩子要和他的舅舅去南方一个很远的地方，那是伏尔加河畔的一个省城。当地有一家办过进步报纸的书局，尼古拉就在那里工作。已经捆绑好的行李放在单间居室里面，火车票已经买好了。有低泣般的汽笛声随风传来。这声音附近的车站里那些正在调车的火车头发出来的。

夜晚降临，温度突然降了下去。落地的两扇窗户，朝着旁边的一角菜园，这个菜园周围种着黄刺槐，没什么好欣赏的。窗户的正前方，正好是白天埋葬了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那片坟地和大路上的一个水洼，这个水洼已经结冰了。园子里只有几畦发青的白菜，已经被冻得萎缩了。园子看上去空荡荡的，一丛丛没了叶子的刺槐在风吹过的时候，像疯子一样晃动，倒向路边。

晚上，尤拉被敲窗的声音惊醒了。一道奇怪的晃动的白光将黑暗的单间居室照得很亮。尤拉跑到窗前，将自己的脸贴在玻璃上，玻璃是冰冷的，而尤拉只穿了一件衬衣。

从窗户里面没办法看见道路，同样看不见墓地和菜园。一片雪花在空中飘扬，风雪在院子里咆哮。似乎可以这么想象，尤拉被暴风雪发现了，而暴风雪也知道自己拥有很可怕的力量，于是它便肆意地欣赏着它对尤拉造成的影响。为了引起尤拉的注意，风在拼命地咆哮、哀嚎，用尽它所能想到的办法。从天上不停地旋转着飘落下来的雪，好像一匹白色的织锦覆盖在大地上，像极了一件件尸衣。现在，这个唯一存在的世界，是一个睥睨天下的暴风雪的世界。

爬下窗台后，尤拉第一个念头就是把衣服穿好去外面做点事情。他担心大雪把修道院的白菜埋住了，无法挖出来。他害怕母亲会被大雪盖住，而母亲却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睡在距离他更远更深的地下。

最终依然只是流泪。舅舅醒了过来，安慰尤拉，给尤拉讲基督的故事，然后打了个哈欠，走到窗边静静地深思。舅舅和尤拉开始穿衣服，天慢慢亮了。

三

母亲还活着的时候，尤拉并不知道父亲早就不要他们了。父亲一个人去了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的各个城市 and 国外寻花问柳，将巨额家产全部花光了。常有人给尤拉说，他的父亲有时候住在彼得堡，有时候会出现在某个集市，更多的时候是在伊尔比特集市上。

之后，重病在身的母亲又得了肺炎。她开始接受治疗，在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有两次是尤拉陪着去的。尤拉的童年就是在经常变换的陌生人的照看下，在一系列没有答案的事件中，在这样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度过的。他已经适应了这些变化。在这动荡不安没有尽头的环境里，尤拉便不会奇怪为什么他的父亲不和他在一起了。

在那个时代，尤拉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很多和他的家族姓氏毫不相干的东西都想跟他们沾上关系。

作坊、银行、公寓大楼、领结、领带别针等，甚至连一种用甜酒浸过的圆形点心都想要冠上日瓦戈的姓氏。站在莫斯科的街道上，大声地朝车夫说一声：“到日瓦戈公馆去！”那就等于告诉人们，你要到最远的地方去。他们会用小雪橇将你送到很远的地方。那里四周是一片静谧的园林。乌鸦落在低垂着的云杉树枝上，将凝聚在树枝上的寒霜剥了下来。乌鸦的叫声传向四方，叫声听起来很像树枝断裂的声音，“叭、叭、叭”的。林子后面的几栋新房子里跑出几条猎狗，沿着林间小道奔跑着穿过了大路。跑出猎狗的地方，已经亮起了灯火。夜晚降临了。

突然间，所有的东西都消失了。他们家破产了。

四

尤拉和他的舅舅在 1903 年的夏天，坐着四个轮子的马车，去拜访了

教育家兼普及读物作家伊万·伊万诺维奇·沃斯科博伊尼科夫。他们沿着田野向纺丝厂主、知名的艺术赞助者柯罗格利沃夫的领地杜普梁卡驶去。

那时正是农忙时节，也是喀山圣母节。田野里一个人也没有，可能人们都去吃中午饭了，也可能是因为过节。收割了一半的庄稼地在阳光的暴晒下，像极了犯人剃了一半头发的后脑勺。田野上有小鸟在飞翔。周围一点风都没有，小麦秆直直立在地里，麦穗垂了下来。在离大路远一点的地方有堆好的麦垛。这些麦垛很像那些来回丈量土地的人，一边沿着地平线走，一边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

帕韦尔是书局的杂役兼门房。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询问他：“这片地呢？”帕韦尔弓着腰，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斜坐在车夫的位置上。他用这个方式表明自己不是车夫，赶车也不是他的职责。“这是地主的地，还是农民的地？”

帕韦尔一面把烟点上，一面回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这边是地主的，那边……”他狠狠地吸了口烟，烟头像火花一样闪了闪，然后停了一下才用鞭梢指着另一边说：“那边才是农民的！驾！又睡了！”他一直凶狠地呵斥马，还像火车司机一样来回看，不同的是，火车司机看的是气压表，而他看的是马背和马尾。

和所有拉车的马一样，这两匹辕马天性温厚，它们老实地跑着。不一样的是拉边套的马，看起来像一个十足的懒汉。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带来了一本论述土地问题的书的校样。这本书是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写的，书局需要作者重新检查一遍，因为书刊的审查制度越来越严格了。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问：“乡下的老百姓造反了。潘科夫斯克乡里不但把地方自治局的种马场烧了，还杀了个生意人。你怎么看待这种事？你们乡里人会怎么说？”

帕韦尔的想法非常悲观，比那位书刊审查员还悲观——此人一心想要打消沃斯科博伊尼科夫热衷于土地问题的心思。

“还能怎么说？他们说这是对老百姓太好了，把他们惯坏了！不可以这么对待我们这些人！我敢向上帝发誓，如果任由农民乱来，他们会互相掐脖子的。驾！又打盹儿了？”

这是尤拉和舅舅第二次去杜普梁卡。走的还是上次那条路。田野向两边无限延伸，每次前后一望感觉树林好像一条细线一样镶在田野上的时候，尤拉就会觉得他马上就能记起这个地方了，记得怎么从这儿到柯罗格利沃夫庄园，从哪里应该向左走，拐个弯儿，感觉自己马上就可以看见柯罗格利沃夫庄园的全景和那条在远处闪着光的河流，以及对岸的铁路。可是这一切很快就会从眼前消失。他没有一次认对过。他们脚下仍是一望无际的田野，旁边是连成片的树林。变换不断的田野让他们觉得舒服极了，他们不由自主地产生了想象并开始思考未来。

那时候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想法已经成熟了，但是他连一本成名作都没有写出来。属于他的时代已经快到了，他自己尚不知道。

这个人日后一定会成为当代优秀的作家、教授和革命哲学家。这些人考虑的所有明天，他都有思考。除了通用术语外，他和那些人几乎都不一样。那些人的思想非常保守，止步不前，他们固步自封地信奉着某些教条。他们不求理解词意，只会死抠字眼。可是，当过神甫的尼古拉经历过托尔斯泰主义和革命，而且他还会持续地探索下去。被尼古拉热诚追求着的思想，应该有激励人的用处，能够让世上的一切变得更加完善，可以在前进中确切地指出各种不同的路。不管是黄口小儿，还是目不识丁的人，都可闻可见，就好像是天上的闪电与阵阵的雷鸣。

尤拉感觉和舅舅在一起的日子快乐极了。舅舅是个崇尚自由的人，不会对自己不习惯的东西有偏见，这一点和尤拉的妈妈很像。他们都怀着和所有人平等相处的高尚感情。尼古拉还有一点和尤拉的妈妈一样，那就是不管什么事情，他们都能一下子看透，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很轻松地用自己最初想到的方式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尤拉非常高兴可以和舅舅一起去杜普梁卡。杜普梁卡是个美丽的地方，那里可以让尤拉想起他的妈妈，因为妈妈十分喜欢大自然，而且喜欢带着尤拉去散步。另外，这次还有一个收获，那就是尤拉可以和寄住在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家的一个中学生见面，这让尤拉感到高兴极了。这个中学生的名字叫尼卡·杜多洛夫，比尤拉大两岁，他每次和尤拉握手的时候，都将头垂得很低，头发顺势垂下来，挡住他的脑门和半张脸。尼卡·杜多洛夫的这个举动让尤拉觉得他看不起自己。

五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读着经过修改的文稿：“赤贫问题的要点——”

“我觉得用‘实质’更好一点。”伊万·伊万诺维奇一边说，一边在样稿上做必要的修改。

他们工作的地方，是一个有玻璃罩的凉台，那里的光线不怎么好。喷水壶和园艺工具胡乱地摆放在地上，这些用眼睛还能看清楚。有一把破旧的椅子，椅背上搭了一件雨衣。墙角放着一双沼泽地用防水靴，上面沾着干泥巴，靴筒垂到地上。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道：“出生和死亡的统计同样可以表明——”

“应该把统计年度加上。”伊万·伊万诺维奇一边说一边记录。

风从凉台上刮过来，为了防止小册子被风吹乱，他们将一块花岗石压在了书页上。

修改完毕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迫切想回家了。

“雷阵雨要来了，我该回家了。”

“哪来的雨啊，我不让你走。我们这就去喝茶。”

“我必须在天黑前赶回城里。”

“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放你回家的。”

烟草和茉莉花的味道被煤烟味冲淡了，这股煤烟味是从房前小花园里刮进茶炊里的。用人们正在将厢房的热奶油、浆果，以及奶渣饼端过来。此时又听说帕韦尔牵着马去河里洗澡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唯有答应留下来。

伊万·伊万诺维奇建议：“悬崖上有长凳，咱们可以去那儿坐一会儿，正好打发准备茶点的这段时间。”

因为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而柯罗格利沃夫家又非常有钱，伊万·伊万诺维奇便占用了柯罗格利沃夫管家住的两间厢房。这幢小房子和房前的花园坐落在大花园的一个角落里，这是一个阴暗且荒凉的角落，房门前是一条旧林荫路，路是半圆形的，长满了杂草。这条林荫路已经见不到车了，唯一经过这里的只有垃圾车。垃圾车需要经过这里，将废弃的

砖石料倒入一条沟谷里，那是堆放干垃圾的地方。现在，柯罗格利沃夫正和他的妻子在国外旅游。柯罗格利沃夫是一个既有进步思想又同情革命的人。如今住在庄园里的人除了少数用人外，只有娜佳和莉帕，以及一个家庭女教师。娜佳和莉帕是柯罗格利沃夫的女儿。

管家的小院子和整个花园、池塘、草地以及老爷的住宅，被一道篱笆隔开了。这道篱笆是密密麻麻的黑绣球花长成的。伊万·伊万诺维奇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从外面沿着篱笆走着，上面长满了花朵，每当他们走过一段距离，就会有一群麻雀从绣球花丛中飞出来，每群麻雀的数量都是相同的。它们使篱笆像一条小河一样，响起了一片和谐的声音，就好像伊万·伊万诺维奇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面前不是篱笆，而是一条流淌着的小河。他们走过了很多地方，有暖房、园丁的住房，以及一座不清楚用途的石头建筑物的废墟。

“有才能的人很多，”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但是，现在各种各样的小组和社团很流行。不管他信奉的是马克思、康德，还是索洛维约夫，只要是组织的形式，就都是庸才和白痴的栖身之地。独自探索是寻求真理的唯一方式，那些不真正热爱真理的人和他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世上真的有什么值得信仰吗？真正值得信仰的事物简直少得可怜。我觉得我们应该忠诚地对待那些不朽的事物，对生命来说，那是它的另一种更有力量的称呼。想要保持对不朽的忠诚？那就必须忠于基督教。呀！可怜人，你又皱眉了。你仍然什么都听不懂？”

伊万·伊万诺维奇回答道：“嗯。”他看起来很像同时代的美国人，尤其那淡黄色的细鬃发和两绺翘起来的胡须。他常常将胡子缠在一起，用嘴唇够它的两端。“我肯定没有意见。我对这种事情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你应该了解我。对了，能不能顺便跟我说说，你为什么会被免去教职。我很早以前就问了，你是不是害怕了？还是被逐出教门了？”

“你不用给我绕弯子，就是被逐出教门也没什么！你不用说了，没有必要继续注意这些。反正就是遇见了几件倒霉事，霉运一直持续到现在。比如说，短期内我不可以去首都，也不能担任公职。但这没什么。我们还是说正事吧。要对基督忠诚，这个我之前说过的。现在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道理。作为一个人，你可以不相信鬼神，可以不去了解到底有没有

上帝，抑或上帝存在的原因，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真正供人生存的地方不是自然界，而是在历史里。按照我们现在理解的，基督是历史的开端，而这个结论是从《新约》里得来的。这样一来，历史又是什么呢？关于历史，就是要确定世世代代与死亡之谜有关的解释，以及探索怎样才能打败它。人类能够发现数学里的无限大与电磁波，可以写出交响乐，全是因为这个。没有热情的人，不可能朝这个方向前进。若是想要发现点什么，就需要在精神上准备起来，《福音书》里记录着它的内容。首先，这是生命力的最高表现形式，是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它充满人心，一直在自我消耗中寻找出路。其次，是个性自由与视生命为牺牲的观点，这两个观点对现代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两部分。注意一下，这个观点十分新颖，之前从没有听说过。若是按照这个观点，历史并不包含远古。那个时候，可以做出这种卑鄙且充满血腥的事情的人只有得了天花而变成麻子脸的罗马暴君，他一点都感觉不到奴役者们有多么愚蠢。那个时候，所谓的永恒只是被青铜纪念碑和大理石圆柱夸大的僵死。人类和平时代在基督降生之后，才得以喘息。后代人也是在他之后才开始有了生命，人再也不会死于路边河边，而是死在自己的历史之中，死在为了打败死亡而从事的火热的劳作之中，死在自己甘愿献身的主要任务之中。正印证了那句老话：对牛弹琴。”

“老兄，这是玄学。我的胃口可消受不了玄学，而且医生也不允许我谈这个。”

“愿上帝保佑你。不过，你可真幸运。这里的景色美得让人流连忘返。在这里居住的人是感觉不到的，这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朝河面上看的时候，会让人感觉眼花。阳光下，河水不停地流着，看上去像一块铁板，而河水流动所泛起的涟漪，就像铁板上突然皱起的层层波纹。一条船从这边驶向对岸，船上载满了马匹、农夫、农妇以及大车。

“真想不到，才过了五分钟？”伊万·伊万诺维奇说道，“你看，那辆总是在五点零几分经过的车是从塞兰兹开来的快车。”

在平原的远方，一列火车正由右向左开去，那是一辆黄蓝色的火车。由于距离远，火车看上去很小。他们发现列车突然停在那儿了，一团团

白色的蒸汽从机车顶上冒了出来。之后，机车里响起了警笛。

“怪了，”沃斯科博伊尼科夫说道，“怕是发生什么事了。那是一片沼泽地，它没理由在那儿停车。肯定发生了什么。咱们回去喝茶吧。”

六

花园和屋子里都没有尼卡的身影。和尤拉猜的一样，尼卡是有意躲着他们的。尼卡认为和他们在一起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反正他和尤拉也不是朋友。伊万·伊万诺维奇和舅舅一起去凉台了，他们要在那里工作。于是，尤拉便有时间在房子的附近随便逛逛。

这个地方真让人着迷。任何时候都可以听见黄鹂的歌声。歌声是由三种音调组成的，中间好像专门停了一下，好让这轻快的如银笛般的声音有条不紊地传遍田野。淡淡花香仿佛迷路了，飘浮在空中，溽暑将它们凝固在花坛上，无法动弹。这场景让人想起了一些避暑的小镇，它们就在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尤拉一会儿往左走，一会儿往右走。四周充满了动听的鸟啼声，这让尤拉产生了幻觉，觉得这些飘扬在草地上的声音是母亲从天上发出来的。尤拉浑身颤抖，不时出现一种幻觉，好像他的呼喊得到了母亲的回答，而母亲想要召唤他去什么地方。

他向一条沟谷走去，顺着土坡，从上面覆盖着的稀疏、干净的林木中间下去，一直走到布满谷底赤杨树的丛。

谷底到处都是倒下的树干和被风吹下来的果实，这里又潮湿又昏暗。荆树的树枝很多，不过花很少，它们的样子跟他那本《圣经》里面刻着埃及雕饰的权杖木刻插图一样。

尤拉觉得越来越难受了，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他跪在地上，大声地哭着。

“我神圣的守护神，上帝的天使，”尤拉祷告道，“请让我的智慧通过真理之路，找到我的母亲，转告她：我现在生活得很好，她不需要为我担心。主啊，若是真的有灵魂，请让我母亲去天堂吧。让她可以见到您，看看您和星辰一样闪耀的圣容。我的母亲是一个大好人，她没有做过坏事。主啊，请您仁慈地对待她，别让她受苦了。母亲！”尤拉心痛极了，

他像呼唤上帝身边新的圣徒一样，冲着天空大喊，身体突然支持不住，昏了过去。

他没有昏迷多久，苏醒后，舅舅的声音从沟谷上方传来。舅舅在叫他。尤拉答应了一声，便朝上走去。这时他忽然记起，他还没有按照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教他的方式，为他那不知所踪的父亲祈祷。

但是他现在不想祈祷了，不想失去昏迷之后的好心情。他认为下次再给父亲祈祷也是可以的。

“父亲会等着的。”尤拉这样想。父亲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

七

格尔东律师带着他的儿子米沙·格尔东一起坐在火车的二等卧铺的包厢里，他们来自奥伦堡。这个男孩是中学二年级的学生，今年十一岁了，眼睛又大又黑。格尔东律师要去莫斯科工作，米沙·格尔东跟随他一起去莫斯科，要在那里上中学。米沙·格尔东的母亲和姐妹们提前过去了，正在莫斯科收拾他们的新房子。

米沙·格尔东和他的父亲已经在车上度过了两天。

太阳将尘雾照得如石灰一样白，田野、草原、村庄和城市就在这片白雾中匆匆掠过。川流不息的大车在马路上行驶着，它们向铁道路口拐弯的时候看起来笨拙极了，从飞驰的火车上看过去，车队好像根本就没动，马儿则是在原地踏步。

乘客们每到一个大站都会赶紧去趟商店。夕阳穿过车站花园的树林，照着他们快速移动着的脚步，照亮了火车的轮子。所有独立活动都是在清醒并且有明确目标的前提下进行的，搁谁身上都一样。不过，一旦生活的洪流汇聚起来，就会变得十分混乱。在利益驱使下的人们不停地做事、思考。人们的生活不会因此受影响，只要没有那种在最高和最主要意义上的超脱感在其中调节。超脱感来自人类生存的相互联系，来自相信彼此间可以互相转换，来自一种叫作幸福的感觉。所有事物不只是发生在埋葬死者的大地上，它们还可以发生在别的地方，人们常常称那里为天堂，也有人叫它历史，当然它还有别的名子。

这个男孩对于这条法则来说，是一个沉痛而伤心的例外。他一直很伤心，怎么做都无法让他的精神好起来。他知道自己遗传了某些特性，时常会敏感地在自己身上查找它的征兆。这伤害到了他的自尊心，他难过极了。

他从小就感到奇怪，为什么有些人没有办法和大家一样让人喜欢，很多人讨厌他们，只有一部分人会喜欢他们。他们明明和普通人一样啊，不管是长相、语言，还是习惯。有一种情况是他们无法理解的，那就是人为什么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低人一等的地位。身为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还让他活着？这个让人无能为力的名称，除了带给人痛苦外，还能为他们带来什么报酬和公正的解释吗？

当他请求父亲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父亲便说他的出发点是荒谬的，不应该这样判断事物，但也提不出让米沙认为深刻的想法，使他在这个摆脱不掉的问题面前无言地折服。

所以，米沙渐渐看不起除了父母以外的所有成年人，他觉得是那些人自己把事情搞乱，还挽回不了。米沙发誓等自己长大后，一定要弄清楚这件事。

就说现在发生的这件事吧，谁也无法判定他父亲向那个冲到车厢门口的精神病人紧追过去的举动是错误的；也不能单方面说那个人用力拉开格里戈利·欧西波维奇，把车门打开，如跳水一般从火车上倒头跳到路基上的做法不对，那时候他不应该让火车停下。

火车之所以会糊里糊涂地停下来，是因为拉紧急制动闸的人是格里戈利·欧西波维奇。

没人知道列车为什么停下来不走了。有人猜测列车正停在坡道上，需要一个冲力才能继续前进；也有人猜测列车的气动刹车装置因为无法承受突然刹车的力量坏掉了。还有一个消息称死者的随行律师要求从柯罗格利沃夫卡车站找几个见证人来做调查记录，因为死者的身份比较尊贵。司机助手应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爬到电话线杆上去的，检道车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车厢里有一种味道，应该是有人用自己的洗漱水冲洗厕所了，除此之外还有一股别的味道，很像带味的煎鸡肉被又脏又油的纸包起来的味

道。列车头的煤烟和油腻的化妆品将几个两鬓斑白的圣彼得堡老太太弄得变了样，看上去好像不检点的茨冈女人。她们依然往脸上涂粉，用手帕擦手，用低沉的声音叽叽喳喳地聊天。当她们把头巾围在肩膀上，从格尔东所在的包厢走过去的时候，拥挤的过道变成了打情骂俏的地方。米沙感觉她们正在抱怨着什么，发出沙哑的声音。从她们撇嘴的模样上可以看出，她们好像在说：“哎呀，这事太让人激动了，你说对不对？我们可是知识分子，和别人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接受这个。”

路基旁的草地上，躺着自杀者的尸体。死者的前额和眼镜上有一条如十字架般的血印，这条血印已经发黑并且凝结了。这个血印好像是被人贴上的片药膏，或一块泥巴，不像是死者的血凝结成的。

死者身边围着很多人，有的是因为好奇，有的是因为同情。围观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死者的那个身强体壮、表情傲慢的朋友好像一头穿着被汗水浸湿了衬衣的禽兽，他麻木地站在那里，皱着眉头看着死者。这个人就是和死者同一个车厢的律师。律师看起来很热，不停地扇着扇子。不管问他什么问题，他只是耸耸肩膀回答：“这还不够清楚吗？是一个酒鬼。这一看就是发酒疯的下场。”看上去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

一个瘦瘦的女人走过死者身边好几次。她穿着一件毛料的连衣裙，身披一条带花边的头巾。这位上了年纪的女人是两名火车司机的母亲，叫季维尔欣娜，她是个寡妇，两个儿媳妇和她一起坐在三等车上，这里不需要买票。两个儿媳妇看上去和修道院的修女似的，将头巾裹得低低的，沉默地跟在季维尔欣娜身后。这三位女人令旁边的人严肃起来，纷纷给她们让路。

季维尔欣娜的丈夫死于一次火车意外，是被活活烧死的。为了可以透过人群看得更清楚一点，她们停在距离死者几步远的地方。她不停地叹息，好像在拿这两次意外事故做比较。“人的命运从他出生那一刻就注定了，”她好像是这么说的，“你看，上帝要想让他有个什么傻念头，他就必定会那么去做，不要荣华富贵的生活，非要到这里来发疯。”

乘客们都来看过尸体，然后又回车上了，因为他们怕自己的东西被别人偷走。

大家在跳到路基上的时候突然有一种感觉，如果这件不幸的事情没

有发生，列车没有停下来，大家没有跳下来活动活动身体，采几朵野花，来回跑跑的话，这条宽阔的河、河对岸高高的教堂和这漂亮的房子，好像从来就不存在似的。

那里的太阳好像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傍晚时候阳光照耀着轨道旁边的场景，犹如旁边牧放的牛群中的小牛，悄悄地走到路基前面，向人群望着。

这个意外让米沙吃惊极了。开始的时候，米沙既同情死者，又感到害怕，他还为此哭了起来。现在自杀的这个人，在长时间的旅途中曾经来过他们车厢好几趟，他和米沙的父亲谈话，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这个人说：拥有一颗纯洁、宁静的心和对尘世的领悟，是最让人向往的事情。他还向格里戈利·欧西波维奇询问了很多问题，都是关于法律上的细节和有关期票、馈赠、破产，以及伪造等方面的诉讼问题。“哦，原来是这样啊，”格尔东的解释让他感觉很惊讶，“您说的法庭都是比较宽容的，这和我律师告诉我的情况不一样。这些问题在他看来要悲观多了。”

每次等这个神经有点问题的人安静下来后，他的律师就会从头等舱过来，拉着他到公共客厅那边去喝香槟酒。现在正弯腰站在死者旁边显得见怪不怪的那个人，就是那个身强体壮、神情傲慢、穿衣考究并且脸刮得很干净的律师。围观的人都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他的委托人的情绪总是很激动，在某种程度上，这和他的心意相符。

父亲告诉他，死去的人是一个很有名的富豪。这个人还是一个友善且已经无法对自己一半行为负责的鞭身派信徒。在米沙面前，他肆无忌惮地说起他的儿子和他已经死去的妻子，那个孩子和米沙一样大。之后，他又说了同样被他抛弃的第二个家庭。说到这里他突然想起点什么，由于害怕，他脸色苍白、语无伦次起来。

可能因为对另一个人的怀念，他看米沙时，眼中总是有种说不出的宠溺。他给了米沙好多东西。列车每次在大站停车的时候，他都要跑到头等车的旅客候车室去，因为那里有书摊和卖各种玩具以及当地纪念品的地方，他要给米沙买礼物。

他一边不停地喝酒，一边抱怨他已经两个多月没有睡觉了，一旦酒